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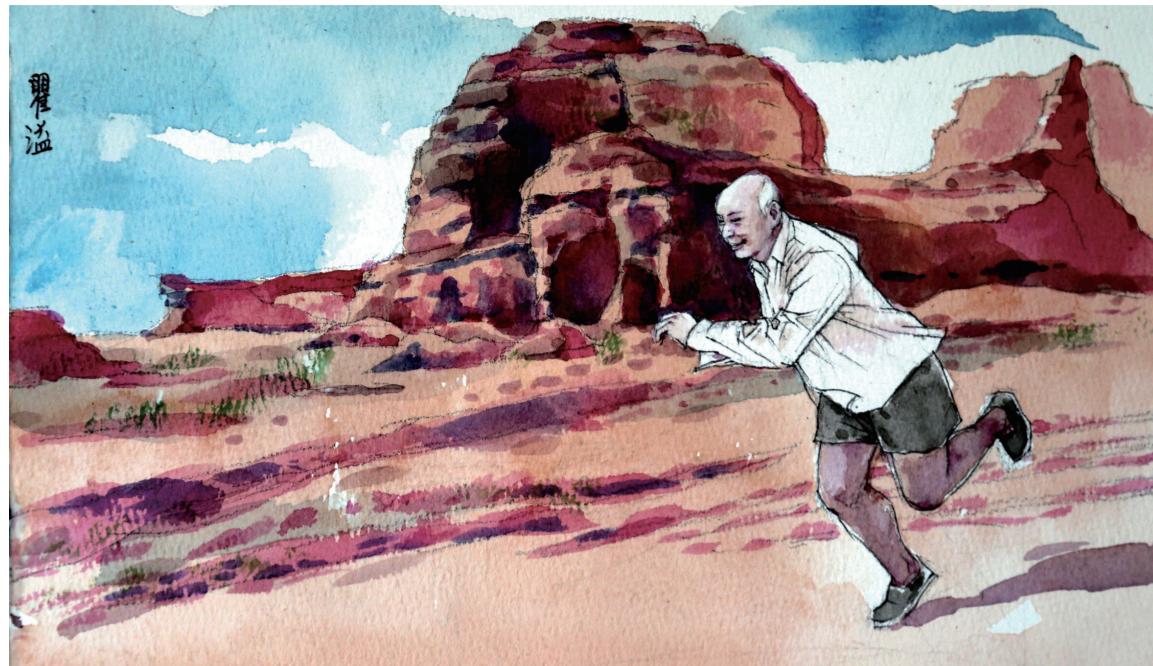
本土文本



# 奔跑的父亲

(小说)

□刘剑波



绘图:瞿溢

我发觉,父亲一直在朝白城的南边移动,这又是一个谜。不过,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。四月的黄昏,我在下班途中,又接到母亲关于父亲没回家的电话。好像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都是在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正是落日时分,也是让人缅怀的时分,父亲选择在此时奔向野外,意味深长。我觉得,父亲迷恋上了落日,或者说,父亲迷恋上了太阳触及地平线的感伤景象。在父亲眼里,夕阳就像一个燃烧的铁拳砸开了地平线,他觉得他的心也被重重敲击了一下,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这其实就是往事的回响,它在父亲心间久久萦绕。

跟最初完全不一样,母亲的语调已经没有了惶急,变得像陈述某个事实那样淡然。我靠边停车,打开手机上的GPS,发现父亲已经跑到白城南面20里外的童南去了。我赶紧驾车朝童南驶去。童南是白城与赵县搭界的小集镇,有意思的是,南半个镇子由赵县管,北半个镇子由白城管。镇上人到饭馆吃早餐,很可能脚搁在白城,屁股却坐到赵县去了。到达童南后,我又看了一下手机的GPS,父亲出现在新华路上。该路位于童南南边3华里处,也就是说,我从白城抵达童南的过程中,父亲又跑了3华里。

我开到新华路,发现前面是一个T字形路口,一条东西向的土路横在前面,贴着土路的是一条神秘的河流,河面星光闪烁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四顾空无一人,只有簌簌作响的江芦摇动声。GPS显示,父亲已经置身在赵县的北兴桥了。我在百度地图上搜索到了北兴桥,它在白城正南方,距离白城30华里。我不明白,80岁的父亲哪来这么多的力气。

北兴桥也是个很小的镇子,百来米长的街道,两侧缺牙豁齿地坐落着一些脏兮兮的店铺,街灯寂寥地亮着,不见人影。很显然,父亲已经离开了这儿。GPS告诉我,此刻父亲现身在井水村

9组。从百度地图上看,井水村9组位于北兴桥西南,离我2公里左右。父亲已经走入了村道,在我的印象里,村道总是狭窄坑洼,纵横交错的,进入里面犹如进入了迷宫。很有可能不但找不到父亲,连自己也会迷路。看来只能求助110了。

接线员是个女人,声音温情,有磁性,说实话,这声音一下就攫住了我。可是,听我说明情况后,这声音里温情的部分就被尖硬占据了,埋怨我没有先报本县的110,程序上出了差错。继而说出警帮我找父亲根本不可能,不要说现在已经10点多了,就是在大白天也不可能。女人说,这样吧,我通报给北兴桥派出所。要是哪个村民发现了你父亲,并且这个村民报了警,派出所就会与你联系。这样,你就能找到你父亲了。

我很后悔打了这个电话。我又看了一下手机上的GPS,父亲已经从井水村9组跑到井水村8组去了。我让导航带着我朝那儿奔去。其实,村道远比我想象的宽敞得多,有足够的空间让汽车通行。我打开大灯,明亮的灯柱劈开漆黑的夜色,一直射到道路的尽头。一只轻盈的猫横穿道路,又倏地停下来,扭头看向我,眼眸如闪电。成群结队的虫子纷至沓来,聚集于灯柱狂舞,使得笔直的灯柱霎时扭动起来。远处,有个人影子立于田头,我心里一喜,那是爸爸!开到近旁却发现那是孤独的稻草人。

目的地竟然是一处废墟,路被堵死了。GPS告诉我,父亲出现在辘轳路北。仰仗于导航,我很顺利找到辘轳路,朝北驶去。一个人影出现在车灯里,那满头白发和臃肿的体态明白无误告诉我,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终于找到了父亲。我并没有喜出望外,这缘于我相信GPS强大的搜索功能。我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时间,21点30分。像以前那样,我将车开到父亲身旁,把头伸出车窗,喊了几声“爸爸”。也像以前那样,父亲置若罔闻,继续奔跑着。我停下车,没熄火,让车灯亮着。父亲其实已经疲惫不堪了,他在车灯里趔趄着脚步,奋力往前跑去。在父亲的前方,就是路的尽头。

我看到父亲站起来,右胳膊挟着想象中的炸药包,弯腰俯身朝土丘冲去。父亲脚步歪斜,踉踉跄跄。我上前去拉父亲,他像残墙倾圮,倒在了地上。我不能跟你回家,我还没有炸掉碉堡,我要炸掉碉堡才能跟你回家。父亲喘息着说。爸爸,没有碉堡,也没有敌人,快跟我回家吧。我央求父亲。父亲的犟劲

上来了,趴在地上死活不起来,说非要用炸掉碉堡不可。我试了几次,都无法将父亲抱起来。我知道,我抱的不是父亲,而是阿尔茨海默症,它壮实得像个巨人。

我急中生智,喊了声“张连长”。父亲略怔了一下,随即响亮回应:“到!”我又说,敌人火力太猛,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,我命令你撤出阵地。父亲又响亮地回应:“是!”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:父亲掉转身,往回匍匐爬行。父亲的动作干净利落,颇具专业味道:前进时,屈回右腿,伸出左手,用右腿和左臂的力量使身体前移。同时屈回左腿,伸出右手,再用左腿和右臂的力量使身体继续前移,由此法交替前进。在这个过程中,父亲的臀部一直在有力地左右扭动着。我相信,当年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,父亲就是用这样规范的动作,或悄悄接近敌人的阵地,或越过火力封锁下的开阔地,或是在打退敌人的某次进攻后,为防敌人的冷枪而爬向尸横遍野的战场,捡取子弹或手榴弹,为即将开始的下一场战斗补充弹药。

也许是觉得躲过了敌人的机枪,来到了安全地带,父亲放缓了爬行速度,且变匍匐低姿为匍匐高姿。父亲继续往前爬行,萋萋荒草在他身下哗哗作响。我突然意识到,要是我再不下达命令,父亲会没完没了地爬下去。

我喊道:张连长!

父亲答,到!

站起来!

是!

这时,父亲已经爬过了土丘与道路之间的那片草地,我的车就停在不远处,两道耀眼的灯柱直射夜空。我又发出指令:前方是我军的坦克,我命令你爬进去!是!父亲朝汽车奔过去。望着父亲奔跑的背影,我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。我发现,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。我上了车后,意犹未尽,还想继续玩这个游戏。我一边发动引擎,一边大声说,张连长,你现在的任务是看着我驾驶坦克,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。后座上却传来父亲山呼海啸般的呼噜声,父亲已经歪在车座上酣睡如泥。(七)



民间写真

## 花开春又回

□周荣丽

春天的气息和风韵。最夺人眼眸的是玉兰花,没有绿叶的衬托与陪伴,不管不顾地栖息于枝头,一树,一片,一坡。白的如鸽,悄然憩立,似乎一个不小心,它们就会展翅高飞。紫的如灯,深深浅浅,把一棵一棵的树点亮了,热烈而浪漫。最多的是红叶李,开放成一片一片的风景,密匝匝的,活力四射,激情飞扬,粉粉的花香让你的心都美醉了。三两株美人梅缀点其间,热烈恣意,肥硕艳丽,明媚而温暖。

似乎很久很久以前,我执著地以为梅是要开在水边、墙角的,要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清瘦;玉兰要高立枝头,孤傲、清冷才对。

但也无所谓,就这样扎堆地开着吧,一大摞一大摞的,随心随意,恣意灿烂,不管不顾地把热情传递到每一片花瓣,每一根花蕊。纵之顺之,出乎自然,怎一个好字了得。一树的花开,朵朵皆如仙子,便是邻家小妹般的,也堪怜惜。春风吹过来,冷雨打过来,蜂蝶扑过来,阳光照过来,月色漫上来,啊哟,照单全收,总是美好。

流连间,偶遇两女,眼见得两枝油菜花,眨眼在指间盘成花环,忍不住脱口而出:小姑娘,手好巧!女子笑:哪里是小姑娘,老太婆一枚。回眸一笑:口罩,也有美貌功能。女子走几步,回转:送你!花环轻盈地递到了我手上!

疫后第一次去小店吃早茶。听几位老人在议论我国抗疫的事,那个夸赞,那个自豪,把小店涨得满满的。人心的回暖当是真正的回春吧。

江海新韵

## 春风一夜(组诗)

□萧萧

**温暖**  
山里的溪涧,灵魂瘦弱  
它的凉手  
抚摸荒芜的下游

**一只鸟**  
驮着一座寺院的慈悲  
经过村庄上空  
丢下两滴空灵的经卷

**冬日漫长**,春光迟缓  
蹲在墙角的他  
像青苔,微微翻动了一下  
潮湿的念头

**春风一夜**  
失掉纽扣的人  
找到一大块黑色绸布  
他洗净身体,等着这块布  
把自己包裹起来

**春风吹拂**,万物垂首  
而一枚闪烁的纽扣  
一整夜

都那么安宁  
那么幸福与苛刻

**后退**  
少年自午夜出发  
天亮时,他无声的泪水  
滴在我的额头  
迟疑的日常生活,  
便开始了

**不再提星光**  
不再将时间里盐的浓度  
与黑夜挂钩  
我慢慢习惯了  
在河边踱步,

不追问它流往何方

**不说孤独**  
月光孤独。  
披着月光走小径的人  
内心有悬崖  
黑暗,是妥帖的镜子

**省略一切生活,声音  
和温度。人间**  
仿佛是一只蜜罐

**只有寂静**  
客官。且留步  
人世多温酒和芬芳  
不如与酒家痛饮,  
让明月去他的

**天下纵有河山雄奇**  
却不如解开衣扣,  
开怀,寄寓  
这劳什子肉身  
归还给轻盈的早晨

**空城**  
春天的雷霆,  
依然在耳边  
挂着细细的弦  
一安静,它就会  
狂躁地炸响

**已经很小心**  
不过是一座灵魂的空城  
不过是枝头的残叶  
秋风里的荒寞

**我想问,不安的春天**  
鸟儿的喙  
是不是啄破了  
一枚薄薄的落日

**害怕镜子的人**  
霜雪深重。  
尘世,像一把剃刀  
一点点刮掉油亮的黑色  
时光,生命,爱  
开始迟缓,委顿  
露出怯怯的白

**中年的马车**,  
滞留在秋风里  
往事涟漪,  
镜子的反光  
让我不忍说出  
苍老的诀别和痛楚

**一只手**,  
蓦然从镜子里伸出  
抓住衣领  
“你是谁……”  
是当初,  
我疼爱的那个人?”

# 王羲之

(散文)

□孙天浩

会稽山,一座并不巍峨但却巍峨的山。烟岚缥缈隐逸,在历史的长河里回旋成无数的问号,让仰望叹止和探幽不辍的人们无法释怀。这已经不是山了,俨然是一个书法符号;问号也不是问号,而是白鹅的脚掌划拨清波漾出的涟漪。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就从揉碎的清波里跳荡而出,升到了比会稽山高远的地方向后世的人们微笑。他身材颀长,长髯垂胸,腰挂宝剑,风流倜傥,超凡绝尘。他就着灯光,展开黄笺,万般情思凝聚于毫端,挥洒在尺牍之上。笔如轻鸿,墨似黑鹤,谁曾想千年之后,片纸只字会成为鬼斧神工的天下第一妙墨!这是机缘幸会的巧合,还是天人合一的佳构,抑或他本人就是造物主的杰作?谁也无法拉开厚重的历史帷幕一窥究竟,只知道,在历史的星空上,一个叫王羲之的身影曾如流星般地划过。

我远眺的会稽山,王羲之肯定也眺望过,在我和王羲之之间的历代的无数人估计也凝望过,只是他的眺望比任何人的都要高远。此刻的我没有仰视的冲动,

只有回眸的奢望。我缓缓转过身来,一个身影其实已经屹立在我的身后了。也许每一个书法人的身后他都站过,只不过难以觉察而已。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神坛之上,他只想静静地在山林中与时间并行。就像他当初袒腹东床时,被人视为旷达也好,举异笑也罢,在他不过是无心的自我流露。

一声叹息在时间的长河里流向今天的我的眼前,东晋的风气柔弱如水般无法掬在掌心,更无法用想象来摹画。他一方面看破生死,写下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,齐彭殇为妄作”,一方面却吞服五石散以求延年益寿。他有超越生死的大智慧,心境空灵,笑傲山林,视有物为无物,故而能心手相畅,笔似蛟龙腾云驾雾。但他也是凡人,俗念萦绕,被服药时风包裹得严严实实,不能自拔。他对世事似乎不那么入怀,而是热衷于与一帮峨冠博带的朋友们聚聚喝喝谈天,喝流觞酒,说清谈话,做锦绣诗,人生余事何足道哉!

兰亭的阳光透过扶疏的树影筛在每个人的脸上,与从心里跳出来的兴奋合二为一,在脸上,纸上,酒杯里,打出色彩斑斓的光影。他

用文字写出了人生况味,更用笔墨写出了艺术的千古绝唱!东晋,一个偏安江左而且内乱纷纭的小小王朝,竟然风云际会地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书法艺术!但,王羲之还是王羲之,好像他就住在我家隔壁,喜时拔剑狂歌,忧时沉吟哀啸。这样的性情邻居,才有不一样的笔墨文章!

笔下有乾坤。王羲之的江山在纸上,但又不在纸上,他把社稷安危和寻常日子托付于管颖,使转之间,换行置纸之余,有的是悲欣交集,没有的是笔墨方法。这样的江山有着不完的风景,窥不尽的奥秘。所以,东晋的会稽山绵延到今天依然是会稽山,但王羲之信笔书写在纸上的“会稽山”已然不是“会稽山”了,它是一座文化山峰,巍巍大哉!

他的笔墨在,他的魂就在——悠悠千古,他还活着。好像他曾给我送来三百枚霜前橘,生怕我不屑一顾,信来一句“不可多得”引起我的重视。好像因天气寒冷,他身体不太好,心情郁抑,为怕友人惦念,勉力书札以告慰。一场大雪过后,天晴了,他想起朋友托付的事情没有办成,萦绕于怀,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,干脆就不详说了罢。他

在内史任上一点不顺利,眼看东土荒灾无力赈济,哀鸿遍野,快快要碎了。他收拾行囊,辞官归里,从此与闲云野鹤的日子相伴。他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,只要忙完献之的婚配,他就能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,姨母的去世搅动了他的内心,想到自己吃药不仅不能强身健体,而且经常腹中疼痛,身体大不如前,死讯触动那根脆弱的神经,奈何桥的那头是姨母,这头是他,可叹天下大乱,祖坟被毁,王家的气数难不成随着社稷一起走向了尽头?悲悯无语,他只能托人修复,除此之外无能为力。老气多病,孤独冷清,在外为官的儿子们好久不曾联系了,往日故交也大多零落各处,偶有交集,多是有事相求,二谢嘱咐的事情还没办好,孔侍中没问领军快捷的事,也忧悬在心。有太多的忧愁惆怅排解不去,正好周抚从蜀中来信说巴蜀山川的种种奇胜,连扬雄的《蜀都赋》和左思的《三都赋》都没有记载。他不禁马上提笔给周抚写信,相约一起登汶岭峨眉山,绝不戏言。

在山阴,他手植的胡桃林依旧,只是斯人已去空悠悠。如今,胡桃林早已不复存在,斯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符号:王羲之。